

## 红梅独绽

我推开轩窗,眼前的世界已被银白温柔覆裹——那一夜,雪花似一群无声的精灵,悄然织就一袭晶莹的冬裳。

素净的天地间,江岸区二七公园的健身场地东南隅,一抹嫣红却刺破了银白的单调:三十余株“银红台阁”红梅,于四九的凛冽中独绽芳华,似一颗炽热的心,在冰雪世界里倔强跃动。银红台阁是梅中佳品,其花正面淡紫如烟,背面由淡紫渐变为浓紫,宛如天边晚霞悄然遗落枝头。

清晨,我踏雪走进二七公园,只见那些老梅树傲立寒风,枝头缀满绛红花蕾,与白雪相映。雪花纷飞中,银红台阁红梅舒展花瓣,傲雪笑对苍茫,吐露春讯。它们开得奔放坚决,花瓣朴素动人。红梅以独有的姿态诠释着生命的韧性,不与百花争艳,却选择在最酷寒的

时刻绽放,献上最热烈、最纯粹的**红**。梅树之下,几只活泼的麻雀跳跃嬉戏,灵动的身影在雪地上划出优美的弧线,仿佛在呼应这份生机。

我静立雪中,深深吸入一口飘着幽幽梅香的空气。那香清浅如丝,却穿透了厚重的冬衣,直抵心脾,令人在四九寒天里顿觉精神一振。洁白的雪片无声飘落,仿佛将天地间的尘埃尽数涤净,连人的心灵也被这纯白浸染得澄澈透亮。愿未来的日子,我们亦如这雪中红梅,纵使风欺雪压,亦守得住自己的光彩,只以一身傲骨,笑对冷暖。也愿我们的生活,终如这雪后初晴的世界:澄澈如镜,每一寸光阴都浸着暖意,每一段路途都铺满希望。

作者:许梅坤(72岁) 江岸区二七街道操场社区

◀

### 《清江幽居》

作者:张茉莉(63岁)

东西湖区金银湖街道金湖社区

▶

### 《翠坞菇闲》

作者:黄知英(78岁)

武汉老年大学



## 江城雪韵

武汉的雪是南北雪色的折中,浸着长江汉水的水汽。它不似北国雪片的甘冽,也无江南飘雪的易逝,多是湿雪伴雨,凝枝成冰;偶遇寒潮,便降下南方罕见的“钻石雪”,冰晶缀光,蓬松成江城独有的清欢。这雪裹着三镇烟火与千年古意,让武汉的凛冬多了温柔的厚重。

古往今来,江城雪色总沁着墨香。明人杨基“百尺栏干满江雪”,张元忭“日光雪色连下上”,

数百年前的雪与今日之雪,同赴蛇山、汉阳树之约。

雪落黄鹤楼是泼墨写意。暮色里,华灯映雪,冰素红灯耀古楼,登楼凭栏,江风卷雪,耳畔似萦古人叹喟。

晴川阁的雪是工笔细描。白雪镶朱墙,覆金甍,石阶积素,梅枝映琼芳,与黄鹤楼隔江遥峙,尽展“三楚胜景”的清绝。拾级而上,雪簌混着江涛,尘嚣尽隔。

珞珈山雪清逸出尘,松凝霜、竹覆素,老建筑青瓦披雪。石阶铺作玉带,书香缠雪韵,每一步都似踏在诗行间。

东湖雪是水墨长卷,湖面如铺银鉴,磨山亭台浸入皓色,孤舟泊岸暗合“独钓”意境,绿道覆雪,梅馨清冽,岁月安闲。

江城雪藏着朴素哲理:涵容万物归于澹定,以柔婉凝冰,消融时默默润土,孕养新绿。它说,繁华终归平淡,沉寂里藏着希冀。

儿时雪天,堆雪掷团,外婆的姜汤暖透身心;长大后,登楼赏雪忆旧,与友踏雪清谈,雪色里沉淀着年华。如今再览,依旧心动。它让奔波者暂驻,偷得片刻温柔。

雪终会歇,寒冬终尽,但江城雪韵会镌在诗句、风景与记忆里,是江汉厚馈,是武汉最温柔的冬韵。

作者:高磊(67岁) 洪山区洪山街道大华社区